

7P-26

和平的勝利

C. J. Hambro 著
吳澤炎 譯

商務印書館印行

PDG

引言

書籍是不能使我們獲得和平的。和平也不是由單獨的一仗，一個單獨的決議，一次單獨的會議所能實現的。它祇能由日常艱苦的努力，由改變國家的心理觀感和對於國際義務的觀念而實現。但和平很容易在它儼然在望以前，便失去了。戰爭延長得越久，失去和平的危險越嚴重。個人和國家將越來越焦躁，越來越憤恨，於是放棄正道的原則，採取以毒攻毒的誘惑性也將越強烈。意在促進作戰最大的努力公家宣傳，趨向於加強所有那種英勇的，同時也是原始的民族主義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却是在我們和平努力中必須予以遏制的。對某一種型式的帝國主義作戰，很容易創立出對世界前途極端危險的另一種型式的帝國主義。在大量不同和矛盾的觀念和力量獲得解放的今日，國外存有一種情緒，以為每一個對於國際關係從未研究過或有任何經驗的人，都有決定除本國外每一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責任和特權。這種對世界政治的新發生的興趣是很可使人鼓舞的，並且包含有戰後時期的希望種子。但這些興趣必須能善予引導。

這是世界災難的時期，是超乎人想像以上的個人痛苦和悲劇的時期，但也是極偉大和希望極重要的時期，問題祇在於人們的心理，能否不易限於當前或最近將來的需要，而能着眼於有組織的國際生活的廣泛的前景。

在這極緊張關頭，我們軍事的作戰，實正只是大門爭中的一面而已；而且除非我們認清，和平的努力與戰爭的努力對我們的國家有同樣的重要；除非我們瞭解，智慧的，心理和道德的鬥爭，將決定明日戰爭的結果；除非我們認識，為戰爭以及為和平的精神上的準備，必須成為各國領袖最高的職責，要不然，流血、流淚、流汗的每一種犧牲，結果都是一場空而已。

我們中間每一個人，對今日和明日都負有他的責任。對我們中間某一部分，他們的責任也許是提供經驗。

我們的參加國際工作和我們爲公衆服務，也許曾經給了我們若干可以發生用處的直知灼見，和若干不無價值的觀念，在世界合作方面，我們努力的嘗試以及我們的失敗，其一個結果就是我們至少應該曉得，國際創造和平與和平共存有什麼困難，在什麼地方發生困難，和什麼是問題真正所在；我們應該曉得在什麼地方發動和平的攻勢，可以有成功的希望，什麼地方發動，大概不免於失敗。我們應該知道把國際希望抬到天高，而不能保證有實在結果的危險。我們應該知道需要堅忍、更多的堅忍、和更多的更多的堅忍。

我們的貢獻也許很微薄，僅具拋磚引玉的性質。我們的意思，在於試使我們的友人對於國際方面，能作建設性的思想，而不足僅作憑本能的反應；擬引導他們的想像，趨向於國際合作實際具體的努力，並由領會過去十年中我們活動所得的教訓，而使下一世代得收其益。

任何想作這種貢獻的書，一定是做不到應有盡有的。若干問題也許太偏重了，還有些問題也許配襯得不够。但在我們中間，有人認爲有一點似乎很重要的，即須承認只有一小部分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有機體的發展本身，決不能勉強使之與任何藍圖相合；它不斷的產生出新的問題。對每一個問題作普遍的解決，不啻宣告生命的終結。我們決不能明白規定出我們努力的最終目標，我們只能指出通抵或不能通抵我們目標的大路上的一个方向和地點。

本書打算表明，在政治困難中發現一個出路，也許比發現一條通達社會的或經濟的福地的大路，還要容易些。在書中曾強調，任何通達更好的將來的大道，必須由言論自由與公平交易建立起來的。如果名字在書中曾見過或不會見過的人，以本書曾經冒犯了他們；如果本書曾經激動了任何民族的情緒，那麼著者只能說，二十五年來積極參加國際工作，使他深深相信了般克（Edmund Burke）的話的真實：

『粉飾門面的政策常是紊亂的根源，而且這種情形將與世界同經久。』

目錄

引言

第一卷

第一章 和平目標的開場曲.....一

第二章 和平的戰略.....一三

第三章 和平的警戒.....二一

第四章 海涅的預言.....三〇

第五章 德國的信條.....三七

第六章 以死亡爲歸趨的教育.....五一

第七章 德國的生存空間和美洲.....六三

第八章 心理紊亂的解脫.....七三

第九章 民主政治的教育.....八〇

第二卷

第十章 和平的步調.....八九

第十一章 不調和的插曲.....九七

第十二章 決心確立以前.....一〇九

第十三章 凡爾賽的往事.....一一六

第十四章 普遍的解決.....一二七

第十五章	具體的世界組織	一三八
第十六章	和平與經費的負擔	一四七
第十七章	全體一致問題	一五九
第十八章	國際的効忠心理	一七〇
第十九章	國際的責任	一七八
第二十章	常設國際法庭	一九三
第二十一章	個人的國際權利	二〇八
第二十二章	國際刑事法庭	二一七
第二十三章	特殊的罪惡	二二四
第二十四章	國際法律執行問題	二三五
第二十五章	響壁虛造的和平事實的問題	二四三
第二十六章	和平會議所不能做的	二五〇
第二十七章	幾個結論	二五九

和平的勝利

第一卷

第一章 和平目標的開場曲

年高望重的倫敦笨拙雜誌（Punch），常能充分表達出常識和英國的公眾情緒。它在一九四一年最末一期中刊出了一首題名「士兵、年青的士兵」的小詩，詩中有兩節，可爲人心所嚮往的和平目標的開場曲。有人詢問一位年青的士兵，問他戰事結束以後他歡喜點什麼，他的答覆如下：

「在戰事結束以後，我希望可以感覺到，在我們所已經獲得了的和平中，大家都有一份；所有因戰爭的磨煉而強毅堅忍的人們，也許可以創造出超過往古的將來。」

我希望我能知道，正義的自由之轟，

將在全世界各地臨風高揚；

沒有一場夢魘真會全落虛空，

我們也不再需要另一場夢魘捲土重來」。

它很單純和很切實，正唯其單純，所以纔重要。在這次大戰之中，祇有在學者和領袖人物之間，辯論和平的目標與戰後的問題；在這一次，連下層階級和歷世未深的分子，都紛紛討論了。

這種情形是可喜的也是應該的，因為未來的和平並非專屬於大人顯貴的事，而與每一國家內無論其參戰與否，每一勤勞男女切身有關。如有國家，爲了對付國內起見，不惜發動公衆的宣傳，來掩飾這一個非常嚴重的事實，那麼這個國家非吃大虧不可。

在世界多數國家中，心理不寧的單純平常的男女，正需要有人把和平目標對他們加以說明。戰地及訓練營中士兵的信件中，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認清，如果他們或他們的政府，不能爭取戰爭的勝利，那麼數百萬男女所受的出人意表的慘痛，和數十萬無辜人民及志士的斷脰流血，就將成爲一場虛空。他們隱約的感覺到，如果捨此不圖，也許將永沒再有機會來討論和平的目標或戰爭的目標，或未來的希望和憧憬，普通人潛意識中心所欲言而口不能道的各種建設性的夢想。

我們此時來討論和平的目標，正好處於一個自然的開場地位。不僅國際政治家已盡了他們的貢獻，教會團體已經發布了小冊子和調查表格，教友派人已經聲明過他們的信念，教皇已經宣布了他的意旨，美國和平大會（American 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作者，思想家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的意見，而且世界最偉大的兩個民主國家的兩大領袖，已經發表宣言，把他們國內以及所有盟邦和聯合國國家以內有名無名男女所共同同意的意思，併納成爲八個要點。

這一個文件，在國際間稱爲「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由二十六國政府駐華盛頓正式簽字，它在未來的和平會議中，將有非常的重要性。

它的條文如左：

「美國總統和英帝國政府代表邱吉爾在會晤中，認爲宜將兩國國策中若干共同原則向外交公布；他們認爲根

據這種原則，可使世界有一個較善的將來。

第一、他們的國家不求領土或其他的擴張；

第二、他們不願有與當地人民自由表現的願望不相符合的領土變更；

第三、他們尊重所有各民族選擇在那一種政府體制之下生活的權利；他們願意見凡過去被迫失去主權和自治的，重行予以恢復；

第四、他們對於現有的義務加以適當的尊重以外，並企圖使每一個國家，無論其爲大爲小，爲戰勝國爲戰敗國，對於世界貿易及爲各國經濟繁榮所需要的原料，有更大的根據平等條件的享受機會；

第五、他們希望促成經濟方面各國的充分合作，其目的在使全體能獲得改進的勞工標準，經濟調整和社會安全；

第六、在納粹暴政最後毀滅以後，他們希望確立一種和平，在這種和平之下，可以使所有各國在他們領土以內安然久處，並可以保證各地人民有一種無虞恐懼和沒有貧窮的生活；

第七、這種和平將使所有生人，皆得毫無障礙的渡越公海和大洋；

第八、他們相信所有世界各國，爲了現實的及精神的理由，必須進於放棄使用武力的一途。如果向境外作侵略威脅或可以威脅的國家，仍得運用其海陸空軍軍備，將來的和平即無從維持，那麼他們相信，在一般的廣泛永久性的安全制度尚未成立以前，這些國家的軍備必須先予解除，他們對於所有其他可以減輕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軍備重負的實際措置，將予以協助和鼓勵。

在二十六國政府正式接受大西洋憲章以後，美國總統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的無線電播講中，把他的和平綱領歸納如左：

『我們同盟國家，對於我們追求的那種和平，已同意某種廣泛的原則：大西洋憲章不僅適用於大西洋沿岸區域，而且適用於全世界；侵略者的解除軍備；國家和民族的自決；以及四種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沒

有貧乏的自由，沒有恐怖的自由」。

即使在這種明白淺顯的宣言以後，不斷追根問底的世界人心並未因而完全止息。普通的男女都竭誠的擁護這種廣泛的原則，但他們感覺到，單是這種原則尚不能完全答覆他們心中的問題。他們要知道，這種原則將如何實行，它們將在那一種制度下應用。

即使說他們沒有充分瞭解今日戰爭與明日和平的整個性，即戰爭目標與和平目標的不能劃分，他們却有一種不安的忐忑的疑慮，深恐即在最後一仗勝利以後，和平仍可落空；他們也本能的感覺到，如果這種情形果真發生，就無法希望防止另一次大災難的降臨。

他們雖無明白表示的思索，却感覺到也許事體最後會出亂子。世上再沒有比別人的痛苦更容易被忘記；也再沒有比到了勝利的日子，被人提醒從前爲應付當時需要而提出，同時始終未曾予以明白解釋的廣泛原則，更令人痛心疾首，認爲大煞風景。

尋常的男女，並不張揚他們的名字，和寫信給報館的編輯，他們有時內心很不安。他們模糊的恐怕，戰爭拖延得越長久，在最後總結算的那一天，平心靜氣的理智與遠見公正的論調越難見聽。他們感覺到，公眾的心理有因戰事而益趨慘酷，和一般人民有日益趨於冥頑和鄙的危險。另一方面，他們有一種極令人紛擾的預感，深恐一旦戰事結束，各國國內卑劣的，冥頑不化的無知的孤立主義，又會捲土重來，使各國逃避實現和平及促進國際團結合作的責任。

這種精神，及其所附帶的危險而悖理的黯淡的觀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日紐約時報一封讀者來信中表現出來。那位來函的人，於感激胡佛所著美國第一次聖戰（Herbert Hoover, America's First Crusade）之餘，他說：

「在那次的聖戰中，暴露出了協約國家的本來面目，卑劣醜惡的奸詐之徒……我主張，在這次戰爭中我們作戰到底，凡手所能及的東西把他們一起奪爲己有。」

尋常的男女，不相信這是討論和平問題的最好的路徑；依據他們單純的想法，懷疑、妬忌、仇恨和貪婪，對我們將來沒有什麼用處。

在他們視聽之際，感情上常常很紛擾，因為他們發現在同盟國家中間，似乎逐漸趨向於專尋對方的錯處和互相埋怨；甚至在一個民主國家的疆界以內，亦發生政治的緊張，非難，相互激烈的譴責和抗議，以及許多方面一心盼望，國家以戰事而不得不接受的個人與國家的自制心，有一天宣告終止。

尋常的男女不由不想到，如果只有戰爭和執行戰爭機能使所有這些國家團結起來，那麼前途的希望實在黯淡得很。祇有我們認清了必須作繼續的努力，和即使在戰後同盟國家仍須協同一致，我們纔能相信「在我們已經獲得了的和平中，大家都有一份」。爭取戰爭的勝利，是所有人們的天職；但爭取勝利不過是最初的階段。要使同盟國家在戰後聽命於一個聯合指揮，也許證明要比在戰爭中難得多。

國家記憶之長，非大多數政治家想像所及。它不是明明白白的，也不常表現於外，但它終是在那裏，老隨時想拾起頭來。各國也許已經忘記了上次的戰爭，但他們並沒有完全忘記了上次的和平。

各國所隱約牢記的許多事物之一，為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爾遜總統向國會致詞中所提出的十四點宣言。其條文如下：

- 一、沒有國際間私自諒解的公開和平條約；
- 二、除由國際行動予以封鎖外，無論在平時戰時，海洋絕對自由；
- 三、在同意和平和為維持和平而聯合起來的國家間，廢除所有經濟的障礙，確定商業條件的平等；
- 四、保證裁減軍備，至為維持國內治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 五、根據有關人民對於政府權益有平等比重這一原則，公正的調整所有關於殖民地的要求；
- 六、軍隊撤離俄國全境，予俄國政治發展的機會；
- 七、軍隊撤離比利士，對比國主權不作任何限制的企圖；

八、所有法國領土予以解放，歸還法國；奪取阿爾薩斯，洛林兩州，應予賠償；
九、依據明白共認的民族界限，調整意大利的疆界；

十、予奧匈帝國內各民族發展自治的自由機會；

十一、軍隊撤離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塞爾維亞須獲得通海出口，由國際保證巴爾幹各國經濟及政治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

十二、保證阿比曼帝國內土耳其部分的主權，但對土耳其統治下的其他民族應保證生命的安全和自治發展的機會，韃靼尼爾海峽對各國永久開放；

十三、成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包括所有為無可爭辯的波蘭人口所居住的領土，獲得出海的港口，並由國際公約保證其政治經濟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

十四、各國在特殊的公約之下，作一般的聯合，互相保證大小各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

嘲笑十四點宣言現在已經相習成爲風氣。嘲笑原是最容易的事。今日重新提起它們，將引起鄙夷和咒罵。許多國家內同情德國的分子，已經把它們變成爲一種揶揄的口實。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一位其意不善的會員，曾稱諾貝爾的關於教學部分的獎金應該給予威爾遜，因爲威爾遜是已經證明十四就等於零的第一人。

然而從深長的遠景看來，十四點的提出並非全爲虛空。即使威爾遜在凡爾賽未能成功如意，他的演詞仍然不失爲一個開創歷史的文件，我們現在回顧過去，我們忍不住把查士特敦（G. K. Chesterton）關於十字軍的話，應用到威爾遜和他的十四點。『他們受子孫的否認，受他們傳記者的駁斥，他們被人揭發，被人排擊，被人嘲笑，然而他們畢竟是對的。』

並且爲公平起見，我們必須記得，威爾遜總統在離開華盛頓至巴黎以前，他已經把十四點併納和作某種程度的修正。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他在味嫩山（Mount Vernon）發表的一篇高貴的演詞中說：

『過去和現在正在拚死互搏，世界的人民正被衝擊死亡於夾縫之間。』

『現在只能有一個結局。解決必須是最後的解決，不能有妥協的餘地。局部的決定是不能容忍，也無從設想的。這些是世界聯合起來各民族的工作目標，也是在世界能有和平以前必須承認他們的。』

然後他提出下列的四點，這四點與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八點同樣的鄭重和明白。

『一、把各處任何專權的勢力，凡能分別，秘密和任意破壞世界和平的，予以撲滅；如果現在不能一下子以清除，至少使它減縮至於實際上無足輕重的地位。』

『二、任何問題的解決，無論其為領土、為主權、為經濟的部署，或為政治的關係，皆須以取得直接有關人民的自由同意為基礎，而不得根據任何其他國家或民族的的質權益；這裏國家或民族，為了擴張他們的外部勢力或制霸起見，或許希望另一種的解決方式。』

『三、各國同意，在他們相處時，應遵守光榮和尊重的原則，正好像所有現代國家內公民個人間的關係，都遵守文明社會的共同法紀一樣。最後須實現：使所有的諾言和公約信守不渝，沒有秘密陰謀的策畫，任何自私的損人行為須受懲處，並且成立一種根據於互相尊重權利的堅實基礎之上的互信心理。』

『四、成立一種和平組織，它可以使自由國家的聯合力量，足以遏止任何對公道的侵犯；它成為一種公論的法院，所有各國必須聽命，因此而使和平和正義有更確實的保證；凡任何國際關係的調整，如果在直接有關的人民之間不能取得和善的同意，都須受它的裁可。』

味嫩山的講詞比起十四點的演說，無疑是一件較為聰明的文件。任何處於負責任的政治家，在戰爭仍在進行期中，如果對於未來和平所述超出了廣泛的原則以外，他不啻自尋煩惱，引起異議。而不知感激的後代，在論斷之時，對於他所成就的，大概會輕描淡寫的輕輕放過，而對於他曾承諾，或據說曾經承諾而未曾實現的，却會大書特書鳴鼓而攻之。

味嫩山演詞中的四點，就性質言可以看出和太西洋憲章極相似，而在詞句上要比對國會的致詞慎重得多。

但不幸十四點馳傳世界之廣，實爲以前任何政治文件所未有。在十四點中如果加以批評的分析，只有最末一點已經如文實現，不過不是在凡爾賽完成的，那時戰敗的國家還不得參與『各國一般的聯合』（國際聯盟），而是在日內瓦逐漸慢慢地完成的。此外各點，比利士、意大利、法國和復興的波蘭諸國疆界的範圍，超出了威爾遜的設想。蒙特尼格羅並未恢復獨立。殖民地的要求並未經公正的調整。俄國沒有得到任何發展的機會。但關於十四點最重要的一事，倒不在於它們有沒有全部實現，而在於它們曾經一度提出過。要是它們被接受爲和約的正式根據，對世界又將如何的幸福。

味嫩山演詞中曾概述一個在十四點中沒有的原則，這個原則在大西洋憲章中亦未提及。即『各國同意，在他們相處時，應遵守光榮和尊重的原則，正好像所有現代國家內公民個人間的關係，都遵守文明社會的共同法紀一樣』。

這一句話，和舊式外交家的思想與帝國主義傳統，適成對照；這個原則在凡爾賽的空氣中煙消霧散了。味嫩山的演詞並沒有給人們記住，但在公衆心理上留下了一個印象，即這類的東南在凡爾賽曾經撞壁了。味嫩山演詞中的第三點是否將受尊重，也將成爲未來和平的試金石。

二十一年前創造出了『這是結束戰爭的戰爭』和『使民主政治安行於世界的標語。這種話已經爲人說得古敵唇焦；而近十年中民主政治與自由主義基本精神所受的威脅，實爲任何其他時代所未有；世界生活於一種永久性的潛伏的戰爭狀態之下，而在負維持和平主要責任的國家以內，很少政治家曾經努力使民主政治安行於世界。這些思想，雖未明白的提出，却很活躍於普通人的心中，使他們深恐在戰爭結束之時，沒有一種爲戰後打算的切實的綱領。各國對於各種空泛的和一般的詞句，不願再輕易接受其表面的價值。她們要求明白、確切和開誠的東西。綜括的敘述和基本原則的宣言是不夠的。人民不相信它們，尤其是在美國。美國鑒於一九一七年遠征軍出發以前所持的安全和平的未來展望，迄未實現，所以有一種強烈的保留靜觀的澹梳。除了貨幣的戰債以外，實在還有一筆從未履行過的戰債哩。

因之真誠信實的人要曉得下文如何；他們要求對和平問題及戰後情形，作公開的討論；他們要見一般的觀念成為明確化和具體化。

名專欄作家麥考密克女士 (Miss Anna O'Hare McCormick) 於大西洋憲章一周年，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討論大西洋憲章原則的文章，說：

『這種原則是概論，實際生活中的老套。等到了實行它們之時，就將有各不相同的說法。它們將很難調和勝利者的野心和流亡政府的觀念。過去人曾痛苦地發現過他的信條原來只是陳言舊語。』

也許她低估了普通人的批評力。我們大多數人時犯此病。合作 (Cooperation) 的著名國際記者黎維 (Emery Reves) 在一個民主的宣言 (A Democratic Manifesto) (一九四二年八月第十三頁) 中會說：『大西洋憲章之完全缺乏反應，和在民主國家內完全沒有熱烈的表示，證明人民對於過去的事序，不知不覺中有一種渺茫之感。』

上面的兩段話，也許都不無真理。不過普通人是不管什麼辯證的哲學的，他們憑本能的感覺。他們追求真理，追求簡單化的原則。

英國勞工及國民服役部部長貝文 (Ernest Bevin) 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歡迎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緊急委員會的演說中，有下面一段話：

『這是一個人民的戰爭，不是富人的戰爭……真正待決定的，是否許我們去發展和策畫我們的命運，由我們內在的精神的衝動，推進追求更高的成就和更高的文明，還是聽任少數擁有破壞武器的人來支配我們，使我們世世代代成為心靈的和精神的奴隸。』

獨裁者曾經宣市過，他們要成立「一種新秩序」。凡是神智清明的人，對於那種秩序的真相，不會有什麼懷疑。一九二三年新德國要人之一所著的一本書的書名：奴隸制度——它的生物基礎和倫理根據 (Franz Haisler, Die Sklaverei, ihre Biologische Begründung und Sittliche Rechtfertigung)。早已把這種新

秩序作適當的表明了。

它是一種很老的秩序。它是羅馬國的秩序，在羅馬統治下受膺懲駐戍軍的各國，其男女悉受奴役，無任何法律規定的權利，甚至連畜牲的權利都沒有。「良善的民族」可以恩准許其為「統治民族」(Das Herrenvolk) 研柴汲水，等到進行任何戰爭之時，並得承認為主子効死，受殺戮之慘。今日的新秩序，除了羅馬人的軍事制度以外，又兼收並蓄東方式暴君的種種罪惡，他們的殘酷，他們的非刑，他們的密探；此外並有中世紀式裁判思想的法院，以撲滅任何異端的發生。凡有自由意志與自由性靈的人將受鞭笞拷問；對於自由思想的人，深恐他們即使處於集中營中，也許還會傳布自由的空氣，所以必須投於暗無天日的密獄之中。

布加里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奉令，為培植作戰的機構，要出大軍若干師若干團——一去而不復返的大軍，他們將被犧牲以保全德國士兵的寶貴生命。比利士、法國、荷蘭的奴隸們，加上腳線手拷在兵工廠中製造使他們永久奴役的工具。諾威的教員和教授，被遺派在侵略者前線的後方，作強迫的勞役。

然而仍有若干人將自稱這是秩序！在「第三世界」中將沒有戰爭。凡是除了當前主子的命令以外肯不作思想和行動的人，都可以有安全。

在大西洋憲章的世界中將建立什麼性質的秩序呢，這是一個有待答覆的問題。兩位民主領袖所述八點中包括的廣泛的綱要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需的。而且依習於以批評態度句斟字酌的敏銳者看來，它們是很審慎和具有政治家作風的。他們的著者對於執行的詳細辦法，並未作任何的承諾。不過這八點沒有答覆任何實際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發出這個宣言的兩位執掌命運的人比誰都要明白。他們從來沒有打算把它用為療治心靈與良知煩擾的萬應靈劑。如果他們的合作者，在民主政治中我們都是我們領袖們信任的合作者，對於最重要的和平目標與戰後組織的問題，不積極貢獻，加以說明，我們就將很不幸的誤解了領袖們的本願。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骨架，我們的責任是在做篳路藍縷的功夫，使八點可以自然生長，欣欣而榮。公衆的心理必須先使之有所準備，我們必須小心戒慎，要不然某種令人駭異的既成事實就是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

在我們大門以內，民主政治有許多敵人，他們有很強有力的帮手：惰性和人心的厭倦，懷疑和嫉忌，人類在無秩序的狀態之下，已經忍苦多年，在長期和逐漸增加的各色各種不安的緊張狀態之下，已經疲倦欲絕。這一個事實，關心前途的男女們明白，很可以誘惑人們趨於政治和道德的漠不關心而不願更作考慮，趨於得過且過，而不願作繼續的努力。

魏莉女士 (L.A.R. Wylie) 曾居於德國多年，是愛德國的一人。她在我和喬治的生活 (Mr. Life with George) 中，可以說明德國的接受希特勒主義，和指出這種自己不作主張的盲從流行國際間的危險。

「我記得在希特勒登台以後，曾和一位納粹分子有過一段可以啓發的談話。他自己表示非常的快樂，因為他說最後得到了解放。我們詫異的問他，『由什麼解放？』他興高彩烈的反唇相譏，『從自由中解放了出來』」。

這是數百萬男女在暗中企求的特種自由。他們要確切曉得他們處在什麼地位；他們不願負選擇或每天作一新決定的煩勞；他們對於責任無深切的願望；他們不願受什麼紛擾。他們只要安全。他們願意踏上鐵路。被挾赴問他們不加置問的目標。

戰爭結束以後會生某種的反動，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尤其創深痛鉅的國家，也許會發生一種把有關戰爭的一切置之腦後的願望，希望回復到所謂正常生活，不復每天要適當的照顧聯合或同盟國家，對流亡者和難民不必再作相當的體恤。「最後我們終於安堵如常，回復我們本來的生活」。這種天然的感情，在許多國家中也許會捲土重來，進而排除外來的影響和究竟是非我族類的外國人。許多國家內偏狹，無知和成見的「實行家」，將根據那位熱烈崇拜胡佛的先生的高見，對外國人加以分類。

爲了建立合理的聯合和平陣線，和保證『不再需要另一場夢魘捲土重來』，許多艱難具體的工作正待着手完成。

每一國家內不僅爲了眼前而生活的男女，都有這一種觀念；如果許多國家沒有戰爭的準備，是一場大災禍，那麼如果他們沒有和平的準備，將成爲一幕甚至更大的悲劇。